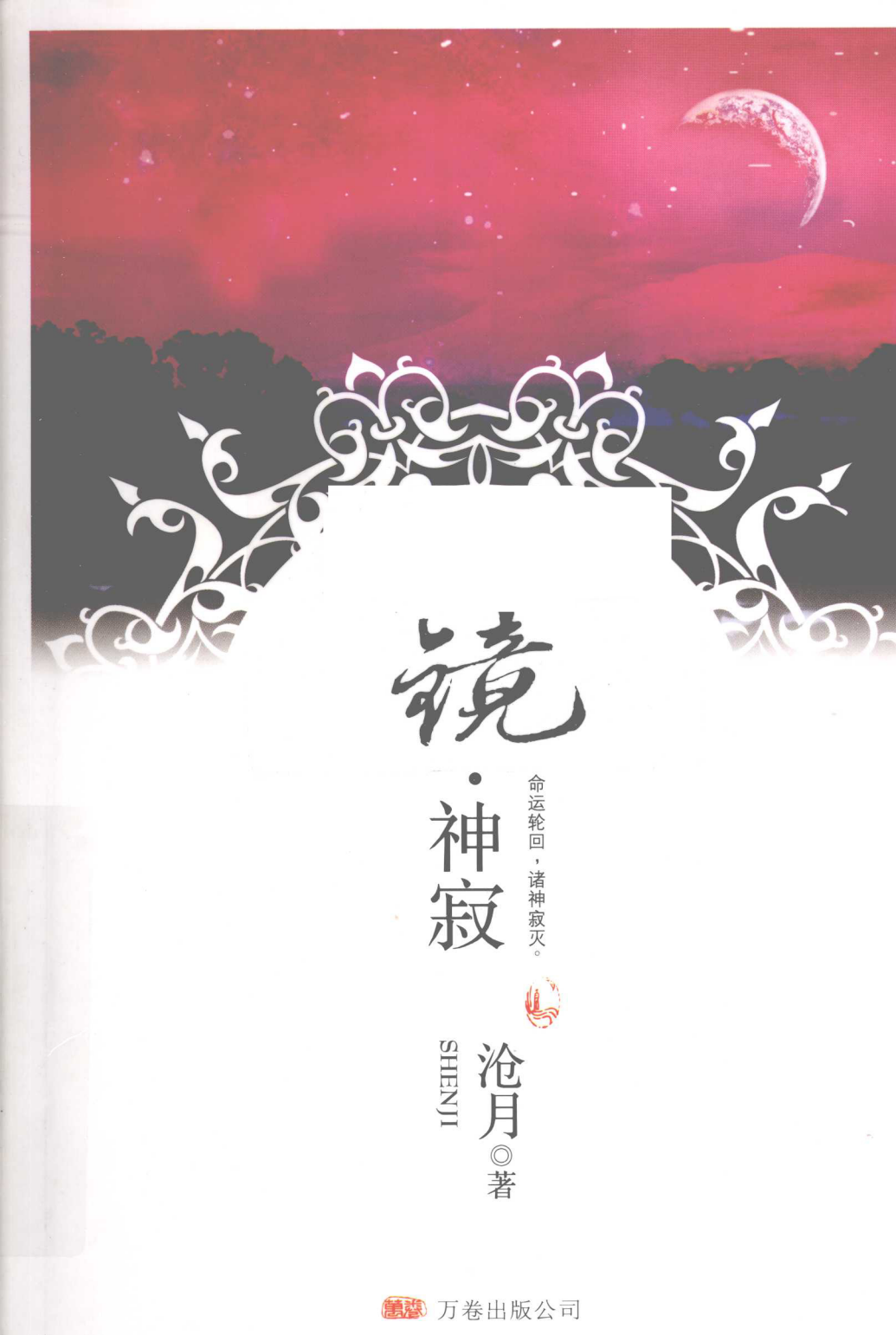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镜

·  
神寂

命运轮回，诸神寂灭。



SHENJI  
沧月  
◎ 著



万卷出版公司

# 鏡

MIRROR | SHENJI



# 神寂

沧月  
◎ 著

磨房万卷出版公司

© 沧 月 2009

**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**

镜·神寂/沧月著. —沈阳：万卷出版公司，2009.1

（沧月“镜”合集）

ISBN 978-7-80759-451-2

I. 镜… II. 沧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8）第174299号

出版发行：万卷出版公司

（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：110003）

印 刷 者：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
经 销 者：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：145mm×210mm

字 数：300千

印 张：9.5

出版时间：2009年1月第1版

印刷时间：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张冬梅

特约编辑：陈海燕 赵海萍

内版设计：余一梅 白咏明

封面设计：mini

插图绘画：ENO 唐 卡

ISBN 978-7-80759-451-2

定 价：25.00元

联系电话：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：024-23284454

传 真：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# 序

## 镜中的梦幻城

二〇〇三年的暑假，某一日醒来，决定构筑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。于是一头扑在电脑前，写下了《镜》的第一行字：“地之所载，六合之间，四海之内，有仙洲曰云荒……”

盛夏的清晨，窗外有蝉鸣，绿荫婆娑，我坐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，把双足浸没在一盆冷水里，在电脑前一动不动坐了一个上午，手指在键盘上跳跃如飞。

冰封神戒，白瓔坠天，苏摩归来，地宫夺宝，龙战于野……一幕一幕接连不断地在眼前浮现出来，那个世界是如此真实，真实得近在咫尺。我甚至能看到每一个人物的脸，看到他们说话和蹙眉的样子，能体味他们每个人的心情，并感同身受。

——如今的我已然不能清晰地回忆起那时候的心情，只记得那些故事仿佛在心中埋藏已久，当第一铲掘出的时候地火喷涌而出，种种激烈的情绪在胸臆中呼啸，排山倒海而来，迫使我不眠不休地坐在电脑前，把脑海里浮现的那些画面凝固成文字。

我花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，完成了第一卷《镜·双城》——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，我几乎没有离开过那台一九九九年买来的破旧电脑，对外界一切不闻不问，仿佛灵魂被抽离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只留下一个躯壳在电脑前奋战不息。

如今回想，那真是一段神奇的岁月，可能在我的一生中只会出现那么一次——想象力和灵感爆发的时刻，一切如风暴般呼啸而来，其中种种的丰富和绚烂，让人仿佛瞬间度过了几生几世……

如鱼饮水，妙处难与君说。

那之后的四年里，又陆续完成了《镜·破军》、《镜·龙战》、《镜·辟天》和《镜·神寂》，以及外传《镜·织梦者》——我从未想过一贯散漫的自己能如此勤勉，经常在电脑前坐到深宵，谢绝了一切同龄人该有的娱乐应酬活动，仿佛一条看不见的鞭子在赶着我前行。我是如此地热爱这个自己一手创造的世界，以至于曾经对人说：如果只能再活三个月，我要做的必然是用尽全力将这个未完的云荒世界补全，让它不至于随着我永远埋葬。

然而，在这四年里，也因为这部书而经历了诸多波折。

从一开始的被某出版社冒名出版假的《镜》系列，到后来因为原先合作的出版商为谋取暴利，擅自将《镜·织梦者》、《镜·辟天》等书拆分出版，从而导致我与其解约和引发诉讼——正因为《镜》所具有的价值，让它在诞生的过程中遭遇了种种因为人心的贪婪而产生的劫难，给作者和读者双方都带来了困扰和损失。

但无论如何，在二〇〇七年的六月里，我终于走到了这条路的终点。

“天地之间，诸神寂灭，人治的时代已经到来”——在写下最后一句话时，不由轻轻吐出一口气。我长久地凝望着电脑屏幕上的文档，宛如一个雕刻家凝望她的塑像，一个母亲注视她的孩子。那一刻，心里有一种长途跋涉后到达终点的释然和放松。

四年的跋涉，百万字的作品，在目前的水准上，我已然竭尽全力做到了最好。终我一生，能在最好的年华里凝聚心力写下这样一部作品，也已无悔无憾。

天是一面镜子，浮云便是人世映照在上面的倒影——而所谓的云荒，那个“神灵所生，其物异形，或天或寿，唯圣人能通其道”的云荒，也不过是一个镜中的幻象罢了。我为自己的所有梦想搭建起一个华丽庞大的舞台，台上唱的一折折悲欢离合的戏，是我在几十年的生活里，对所见所闻的综合描述，是对历史、现实种种的情感投射，包涵了对于爱、守护、责任、救赎等等的感悟——虽然未必成熟深刻，但至少是真切诚挚的。

这片广袤的云荒埋藏着很多的故事，而《镜》只是其中之一。在亲手绘制地图的时候，每标注一个地名、一条河流、一座山峰，我的心里都会浮出与之相对的传奇，那些故事就如一座座深埋地下的矿，等待我某一日去将它挖掘出来——所以，《镜》虽然结束了，云荒这个庞大的世界却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。

一切开始于结束之后。

而在将来的日子里，我会走得更远，看得更广，想得更多——对于出

生于星象学“织梦者”这一天的人，书写或许就是她与生俱来的本能和不能摆脱的宿命。

感谢奇幻这种体裁的存在，给我提供了最广大的舞台，让我有一种天高海阔的自由，可以摆脱一切束缚，淋漓尽致地描绘着心中所有梦想——这是其他体裁所不能给予的。也给我的挚友沈瓔瓔、丽端和编辑们以同样的谢意——多年来，我并不是一个人在跋涉，正是经由这些手的共同努力才构筑了这个宏大瑰丽的云荒世界，织出了那样绚烂的梦之华衣。

同时，也感谢我的读者们——感谢你们四年来的耐心等待，感谢你们在我遇到波折时给予的支持，感谢你们分享了我的梦和人生，也感谢你们——曾经和我一起成长。

岁月如流，逝者如斯，这四年来所有一切都在改变。我清楚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老去：明眸会黯淡，秀发会苍白，肌肤会枯萎，思维会迟缓……某一日的我，或许会将今日上天赋予的一切交还给时间的河流。

然而，正因为这一部《镜》，让飞逝如电的青春有了存在的证明——《镜·双城》、《镜·破军》、《镜·龙战》、《镜·辟天》、《镜·神寂》……这一部部作品就如一个个脚印，留在了人生的记忆中，让我在多年后回首时，还能清晰地看到自己来时的路。

《镜》之于我青春岁月的意义，就如《听雪楼》之于我的少年岁月。

如此说来，织梦者的宿命虽然孤独，却也是幸福的。

因为，我终于可以用梦和笔，对抗了无情而强大的“时间”。

2007年8月8日 于杭州

沧月

# 目次

contents

## Chapter 01 鏖战

一时之间，叶城上空战云密布，连日光都不曾透入一丝一毫。

Chapter 02 重逢 ◇ Chapter 03 诀别 ◇ Chapter 04 群雄

## Chapter 05 暗涌

〇九一

这不是普通的光，这里有一个生前最洁白的灵魂快要转生了。

Chapter 06 秘密 ◇ Chapter 07 盗墓 ◇ Chapter 08 孤旅

## Chapter 09 诛魔

一六七

握在他手里的，是一颗溃烂不堪的头颅。

Chapter 10 返魂 ◇ Chapter 11 诸神黄昏 ◇ Chapter 12 归来

## Chapter 13 冰封金座

二四六

没有什么援军。

在浮出水面的时候，他们只看到了孤零零的一个敌人。

Chapter 14 光辉岁月 ◇ Chapter 15 神寂 ◇

目击众神死亡的原野上终将开出野花一片  
远在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



## Chapter 01

### 鏖战

沧流历九十三年三月一日，叶城之战爆发。

在血洗了十大门阀之后，破军终于暂时满足，重新将视线投向了帝都之外。为了击溃以飞廉为首的抵抗力量，夺取对伽蓝城来说至关重要的陪都，打通对外的水底甬道，云焕调集征天军团以半数以上的兵力攻向叶城，从空中包围了这座云荒最繁华的城市。同时，镇野、靖海军团也分别从水路和陆路加以支援。

一时之间，叶城上空战云密布，连日光都不曾透入一丝一毫。

城中枕戈待旦，紧张备战。然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云焕却并未立刻轻起兵端，反而下令征天军团围而不攻，将兵力转向叶城周边，连续攻占了随州、潜风、枞阳和琼林等地，一一拔掉了护卫叶城的四个重要屏障，从而使叶城完全暴露于兵锋之下，并派兵日以继夜地在叶城外挖掘长壕二道，内壕用于围困叶城，外壕用于阻挡援兵。

原本是云荒最繁华的叶城如今孤悬一地，陷入了危急之中。

城内主管事务的巫罗与领兵的飞廉少将商议，随后采取了战时的紧急措施，派兵接管原本属于商会管理的一切事务，统一调配粮食布匹等物资，以免城中陷入混乱。派副将率军万余人进驻叶城外城，同时派人联络云荒各地的帝国驻军，积极准备应战。

虽然诸位将领厉兵秣马，誓要反攻帝都平息叛乱，将破军赶下台去，叶城内的百姓却人心惶惶。东西两市均已关闭，繁华的城市显得一片萧条，来自大陆各方的巨贾们奔走相告，闭门彻夜商谈，为自身和这个城市的未来忧心忡忡——

百年前改朝换代之时的那场惨祸，在此刻重新浮现在了城中商贾

心头。

那一场长达数年的战争里，前朝空桑名将西京坚守叶城，誓死与入侵者血战到底。在长时间的守城之战后，城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最后，惧祸的商贾们暗地里密议，合谋毒杀了守军，将叶城献出，以求躲避冰族人的兵祸，三千骁勇善战的御前骁骑军，没有倒在数年的血战里，却倒在了自己守卫的子民手中。

那一次的兵变之惨，令心肠最硬的人也目不忍视。

百年后，当歌舞升平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几乎忘了战乱的滋味时，昔日的阴影忽然之间重新降临到了这座繁华富庶的城市，再度来到了同样的十字路口。

九十三年三月中旬，夜色里的叶城一片寂静，只有战云笼罩。

巡夜的队伍刚在窗外走过，苗人少女缩在客栈窗下听着远去的得得蹄声，这才长长松了一口气，忍不住将窗子打开了一条缝，偷偷探出头去观望——领队的年轻将领仿佛觉察了什么，霍地回头看了这边一眼，吓得她立刻缩头。

“唉，都已经那么久了，这个东西怎么还是一点反应也没有啊！”破落的客栈里，少女跺着脚嘀咕，恨恨地看着右手那枚戒指——蓝色的宝石光芒黯淡，一闪一闪，完全没有了平日里那种灵气。

那笙闭上了眼睛，极力想感知到神戒的鸣动，然而，还是什么也没有。

“到底剩下那个封印在哪里啊？”她开始不耐烦，四处乱转，把客房里的凳子踢得喀喇响，嘟囔着，“都困在这里半个月了！外头都是沧流人，哪里也去不了……炎汐也不回来，真是急死人了！”

——真是倒霉，本来顺着皇天神戒的指引来到叶城，眼看就要找到最后缺失的那个封印，然而神戒忽然就失去了反应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再无动静。她没头苍蝇一样四处找，却怎么也不见端倪，不由失了主意。身为复国军左权使的炎汐也有自己的任务，无法每日陪着她，他经常要乔装潜行出去处理事务，每每深夜才回。每次回来时，炎汐脸色都非常的不好，脾气也不如平日温和耐心，她碰了几次钉子，便再也不敢去轻易招惹他。

在他们滞留叶城的这一段时间里，城中气氛日渐沉重，开始破天荒地实行宵禁，家家户户闭门不出。那笙一个人被扔在客栈里，时刻害怕那些冰族的军队会找上门来，又担心炎汐的安危，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好几日，开朗活泼的少女渐渐有些焦躁。



今天又躲在客栈里白白等了一日，炎汐出门去了，不见踪影。她渐渐觉得疲倦，靠着门睡了过去。直到半夜，门“吱呀”了一声，外面有人走入。

“炎汐！”她立刻惊醒，跳了起来，“你去哪里啦？”

夜行人无声无息地走入房间，扯下了黑巾扔在桌上：“去了巫罗府里的大牢。”

“啊？”那笙吃了一惊，看到他脸色不豫，她小心翼翼地开口，“你……去干吗？”

“探监。”炎汐简短地回答，似极疲倦，“湄娘和很多同族，被羁押在那里。”

那笙给他倒了一杯茶，近乎讨好地奉上：“他们怎么样？还好么？”

炎汐摇了摇头，没有说话，将杯中茶水一饮而尽，长长吐了一口气。那笙从未见他有这种表情，一时间心中忐忑，也不知如何说，只能在他身旁坐下来，托腮看着他，眼珠骨碌碌地转——这几天炎汐都不大理睬她了，仿佛有极重的心事，她在一旁看了干着急，却什么忙也帮不上。

“你饿不饿？”她好不容易找到了话，“出去了半夜，都没吃东西。”

“吃不下。”炎汐低声。

“那么……要不要先休息？”她陪着小心。

炎汐摇了摇头：“睡不着——怎么可能睡得着？！”说到最末，他的声音陡然提高，一拳击在案上，霍然抬头。那笙被他眼里密布的血丝吓了一跳。

“嘘……”那笙生怕他惊动了店里其他人，连忙捂住他的嘴，“出什么事情了？”

炎汐沉默下去，不再说话，只是侧脸看着黎明前黑暗的夜空，身子微微发抖。

“海魂川已经断裂了——鲛人冷音出卖了同族，星海天庭暴露了。湄娘因为受不住拷打而招认，在叶城的所有复国军都被牵扯进去，埋藏了上百年的海魂川全部曝光，几乎被破坏殆尽。”许久，复国军左权使才艰难地开口，“我本来是想去牢里营救他们的……可是，守卫太森严了，我根本没办法带他们出来。”

他摇了摇头，神色苦痛。

“那……我们慢慢再想办法？”那笙低声，捧着脑袋冥思苦想，“或者回头问问苏摩和真岚——他们本领大，应该有办法。”



“不，不能拖延了，”炎汐低声，“我无法带他们出来，就只有杀了他们。”

“什么？”那笙大吃一惊，倏地从座位上跃起，几乎打翻了茶盏。

“是，我把关在死牢里的复国军全杀了……只有杀了他们，让他们不至于在酷刑之下泄露出更多秘密——巫罗那个家伙，论卑鄙比辛锥更甚。”炎汐喃喃说着，肩膀在剧烈发抖，“也是他们求我动手的——因为不愿意承受更多非人的痛苦，更不愿如湄娘那样成为叛徒。”

“没有别的选择。”他侧过头看着夜空，声音低沉，“所以，我成全了他们。”

他解开了随身带回的包裹，血腥味迅速弥漫在房间里。那笙一眼看去，忍不住失声尖叫，惊惧地往后退了一步——十几颗新挖出的心脏，在灯下微弱地闪着血的光泽。

“不要怕，这都是战士勇敢的心——即便是在被杀的一瞬间，都没有人发出一声哀鸣，”炎汐的手轻轻拂过那些犹自柔软的心脏，声音深不见底，“放心，我会将你们的心放入大海……我们会一起回到故乡去。”

那笙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只觉得心里难过已极。她竭力不去看那一堆可怕的血肉，怯怯地靠着炎汐坐下，悄悄拉住他的衣角。

炎汐没有再说话，在黎明前的黑暗里闭上了眼睛，长久地沉默着。那笙不知怎样才能安慰他，她想了许久，小心翼翼地抬起手从背后抱住他的双肩，将脸颊贴在他肩膀上。炎汐的肩背是冰凉的，有着鲛人一族特有的温度，她第一次发现他是那样的清瘦，多年来的艰辛血战几乎令他心力交瘁，要到什么时候，他们才能离开这些战乱和哀痛，好好地相守呢？

两人就这样静静地在房间里坐着，一直到外面天光转亮，街上出现人声和脚步声。

“炎汐，”那笙终于坐不住了，闷闷地出声，扯了扯他的袖子，“我饿了。”

枯坐一夜，复国军左权使终于回过神来，有些歉意地勉强一笑：“好，去吃早饭吧——等吃完了早饭，我们该去做正事了。”

“正事？”那笙走到门口吩咐小二将早点送来，回头诧异。

“昨夜我去了大牢，见到了湄娘，她垂死前跟我说了一件事……”炎汐蹙眉，眼神里仍然有苦痛，“她说自己平生娇贵惯了，熬不过用刑，做了对不起复国军的事情，百死莫赎其罪——但好歹，总算还咬牙守住了最后的秘密。”

那笙愕然：“湄娘她招供了整个海魂川的暗线，却死守这最后一个秘

密不放，想来其中必是极大的干系吧？”

“是，”炎汐缓缓开口，“她把湘和西荒来的霍图部人，全藏在了一个地方。”

“湘？霍图部？”那笙却对这两个名词都陌生，不知所以。

“是的，涓娘终究守住了最后的秘密，保护了最重要的人。”炎汐摇头苦笑，“碧前几日带回了如意珠，但随着右权使前去西荒的复国军全数牺牲——我们都以为湘受了那样的重伤，肯定迟早会在星海云庭病逝。但是，她居然还活着。”他合上眼睛，喃喃：“如果帝都内那个人知道，一定会恨得发狂吧？”

“帝都内的人？谁啊？”那笙听得一头雾水。

“云焕。”炎汐冷冷吐出了两个字，睁开眼睛长身站起，“好了，不说了——那笙，我们吃完了赶紧出去吧，听说那些西荒霍图部的人一直在找你。”

“找我？”那笙更加诧异，她跳了起来。

“应该跟六合封印有关。”炎汐低声，“所以她才咬牙不说。”

“真的？”那笙失声惊呼——原来最后一个封印是被藏了起来，难怪遍寻不见。

“涓娘一直咬牙守着的就是这个秘密。她在保护空桑人的最后一个封印不落入沧流人手里。”炎汐茫然地喃喃，看着外面，“为了空海之盟啊……她应该也是恨空桑人的，但居然能为他们保守秘密到最后，不惜牺牲了自己。”

“真是了不起。”

吃过了早餐，那笙跟在炎汐身后走出了客栈。街道上空旷一片，行人稀少，昔日繁华的都市沉浸在大难来临之前的颓败和慌乱之中。

走在叶城街道上，抬头仰望着天空里密密麻麻的风隼，那笙倒吸了一口冷气，“天啊……好可怕，那么多风隼！如果一打起来，这个城市肯定完蛋了！”

“别乱看，小心引人注意。”炎汐连忙低喝。

那笙嘀咕：“干脆用隐身术得了。”

星海云庭还在数里之外，两人这样结伴而行，难保不在中途出差错。炎汐想了想，看着街上随处可见的巡逻兵马，点头：“也好。”

在一个寂静无人的街角，起了一阵清风，两人身形旋即消失。空空的

街道上，只有一股风无声无息地往前流动，一路穿过那些林立的刀兵和巡逻的军队。

星海云庭门外依然有重兵把守，两缕清风绕侧而过，没入了内院。

——查抄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昔年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地方如今已经荒凉而破败，箱笼翻倒，贴满了封条，寒风从户牖间呼啸穿过，依稀还有浓重的血腥味不曾散尽。

在狼藉满地的室内，两个人悄然现出身形，默然而立。

“真惨啊。”那笙四顾这个华丽的内堂，地上血迹随处可见，不由喃喃。

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——皇天神戒还是没有反应，在黯淡的室内不见一丝光芒。她不由有些迟疑，抬头看着他：“炎汐……真的是在这里么？”

“走吧。”炎汐低声开口，随即转身朝着楼上走去，脚步刻意放轻，几乎是风一样无声无息。那笙踉踉跄跄跟在他后面，沿着金色的沉香木扶手往楼上跑，一路只觉得这个奢华之地渗透了鲜血气息，异常森冷可怖。

通灵的少女缓步上楼，感觉一路上都仿佛有无数冤魂凝聚在她周围，伸出手拉扯着她的裙裾，哀哀哭泣。她心里涌出说不出的寒意，瑟缩着紧跟炎汐。

这个地方……这个地方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怨气？

百年来……这里难道曾经死过很多鲛人？

炎汐却只是一路往上走，一直走到楼梯的最顶端，然后忽然停住。那笙几乎撞到他身上，却只见他忽然伸出手，轻轻敲击了一下倒数第七根扶手——扶手上本来雕刻着莲花，在这一击之下，那朵合拢的莲花盛开了，打开的木雕花瓣内，居然有一个纯金的莲心。

炎汐熟练地扭下了那个纯金莲心，按到了墙壁上某处。奇迹般地，莲心每一颗莲子的凹凸都和斑驳的墙壁纹丝密合——无声无息地，墙上浮出了一道门。

那扇门本来是和墙面齐平的，仿佛是被入用笔画在了上面。机关一启动，那扇秘密小门却渐渐浮凸，化为立体。最终，“咔嗒”一声，真实的门打开了——里面赫然有一间巨大的密室。密室的周围，隐隐有金光浮现。

那笙看得发呆。她虽只学了术法皮毛，却也明白这里存在着一个极厉害的结合，保护着密室内的空间不被任何外物察觉和闯入。

“这就是海魂川的最后一站。”炎汐低声，“千年来无数鲛人从这里逃离云荒，获得自由。”





暗门打开的瞬间，那笙的右手上陡然闪过一道璀璨的光——皇天在刹那间发出共鸣，勒紧了她的手指，宝石上光华流转，那一道光芒宛如闪电，直指室内而去！

“在这里！”那笙喜悦万分，脱口惊呼，“炎汐，真的在这里！”

然而声音未落，黑暗里一道红光无声无息掠来，直取她咽喉！

那笙吃惊地后退，然而那个人显然蓄势待发已久，动作快得出奇，仿佛要把这个贸然闯入者立刻斩杀！炎汐大惊，不顾一切地掠来，然而却慢了那么一刹。

“叮！”一道光芒从她手上四射而出，恰恰挡住了飞索。

“那笙！”那一瞬，炎汐已经抢身上前把她护住，失声叫道，“你没事么？”

“没、没事。”那笙惊魂未定，感觉右手痛彻骨髓——方才竟然是通灵的神戒替她挡了一击，否则自己早已身首异处——看来，一到这里，皇天的力量便已经复苏了。

黑暗里有簌簌的声音，仿佛什么东西急促地敲打着石壁，想要出来。

而小门背后，隐藏着大得令人吃惊的空间。

室内只有一灯如豆，却在门打开的瞬间熄灭。黑暗一片的房间里杀机四伏，显然里面的人都作好了随时攻击入侵者的准备。他们两人站在入口处不敢妄动，生怕一动，便会引起里面人的激烈攻击。

“是西荒霍图部的朋友么？”炎汐将那笙推在身后，声音清晰镇定，“在下是复国军左权使炎汐——请问湘在么？”

“啊？”终于，黑暗里有人微弱地开口了，“是炎汐么？”

“喀嚓”一声，火石击响，灯光重新燃起，将密室内的景象影影绰绰地映照出来。

一张可怖惨白的脸浮现在灯下，凝视着来人。双眼一边空空如也，而另一边深碧色的眼珠却几乎要凸出溃烂的眼眶，宛如厉鬼乍现——那笙乍一看到灯下之人，不由吓得失声大呼，躲到了炎汐背后紧紧抓住他的衣襟。

“湘。”然而炎汐却是毫不紧张，走上前去，“真高兴还能见到你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复国军最勇敢的女战士躺在墙角，静静看着同僚，浑身包裹着绷带——虽然受了如此严重的伤，然而奇迹般地，那些遍布全身的伤口却已经愈合，不再流淌出脓血。

“多亏了海皇赐予的药和湄娘的舍命相助，我才活到了今日。”她低声道，语音依旧衰弱，“左权使，你终于来了……我等了很久。”



她周围的人齐齐抬头看向前来的复国军左权使，眼神各不相同——那些人都是西荒牧民打扮，为首的红衣女子怀里抱着一个石匣，正惊喜交加地看着那笙：“你是谁？你、你的右手上的那个戒指是不是……”

“啊？”那笙被她看得害怕，手一颤，缩了回去。

“是你！原来是你！”那个红衣女子蓦然低呼，狂喜地冲了上来，“戴着皇天神戒的少女！解开宿命封印的人……是你！我们找了你几十年！”

那笙本来想后退，然而一看到对方怀里的石匣，也不由露出了惊喜的表情。

皇天勒紧她的手，发出剧烈的鸣动。在那种念力的驱使下，那笙一个箭步上前，一把将对方怀里的石匣夺了过来，捧在手里看了又看：“天啊……就是它！是最后一个封印！这下六合封印都全了！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！”红衣女子同样狂喜地开口，“请您破开它！”

皇天闪耀出夺目的光，指引着佩戴者。那笙的手情不自禁地抬起来，用力按在石匣上，上面雕刻的密密麻麻的符咒硌痛她的肌肤——裂开一条缝的石匣里，清晰地可以感觉到有什么正在拍打着石匣，试图破匣而出。

“哎呀，这里头真的是臭手的另一只手！”那笙喜不自禁，开始凝聚念力。在她的召唤之下，皇天的力量和匣子里的断肢相互呼应，石匣发出崩裂的声音，将百年前设下的坚固结界一分分地摧毁。

湘却只是在一边看着，眼神复杂莫辨。

“为什么海皇要和这些空桑人结盟？”湘喃喃，语气里有掩不住的憎恨，“为什么在我们如此血战的时候，他却向宿敌伸出了手——如果早知道他是这样的海皇，就算他救了我的命，我也绝不会……”

“湘，我和你一样无法原谅空桑人。”炎汐低语，神色肃然，“但是要获得自由，光靠复国军的力量不够——”

“呵，左权使，”湘笑了笑，被毒素侵蚀的脸扭曲可怖，“我才不要‘空桑人给的自由’！我宁可死在这里！”

“……”炎汐知道她心里怀着的怨恨根本无法化解，一时也无话可说。顿了顿，他低声转开了话题，“放心吧，如意珠已经交到龙神手上，龙神恢复了昔年的力量——湘，这一次你居功至伟，扭转了海国的命运，复国军所有战士都应该向你致敬。”

“呵……那又有什么用？我们所付出的代价，并不是敬意可以挽回。”她哑声说道，空洞的眼里有深深的哀伤，喃喃着，“寒洲死了，所有人都死了，我也是残废之身……留一口气，只为看到回归碧落海的那一天